

國難小叢書之一

國難中的岳武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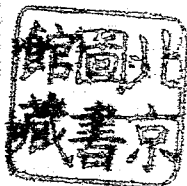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省立圖書館出版

MG
K825.2
339



3 1764 6643 5

寫在前頭



中國在這個時候，外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內有土匪到處蹂躪，互為因果，禍亂乘除，弄得國家軍隊，時而抗日，時而剿匪，顧此失彼；這種局面，翻閱歷史，有一個先例，便是南宋的初年，當時的環境和現在是一樣的。

連年土匪勢力，蔓延各省，蹂躪的地方，以長江一帶的省分為最甚；剿匪軍隊，雖無日不在進剿中，但此剿彼竄；這種情勢，也正和南宋初年的內寇，屢在東南數省，稱兵作亂，牽制官軍，不能一心去抵抗金人是一樣的可恨。

好在那時有一個精忠報國的岳武穆，領兵策將，不數年，削平內亂，貫徹他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；嗣後出兵北上，屢敗金人，恢復了宋朝半壁江山；雖

國難中的岳武穆

終成和議之局，但爲民族長多少志氣，雪多少恥辱。

南宋距今僅數百年，而時代的背景，前後相同，民間的痛苦，也彼此一樣，在這時候，實在需要忠勇如武穆一樣的將才，來剿滅各省土匪，救這些陷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；並且去抵抗帝國主義的日本，收復東北失地，洗雪國家恥辱；這是編述此小冊子的一個動機。

雖然，武穆一生的事業，不是這小冊子所能盡量包含，但看了這小冊子以後，至少可以想見武穆殺敵奮鬥的英勇，和那愛國愛民的忠心；這種千古不滅的精神，崇高偉大的人格，轟轟烈烈的事業，正是留給內憂外患國難當中的我們，尤其是武裝同志們的一個好模範呀。

岳武穆的少年時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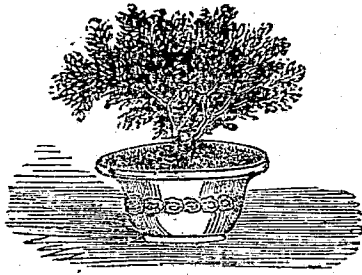
岳武穆是姓岳，名飛，字鵬舉；武穆是死後大宋皇帝諡他的。他生在河南湯陰縣，正是北宋的末年，呱呱落地的時候，忽有一個像鵬樣的大鳥，從東南方來，落在他寢室上叫着，他的父親看見了，就把兒子取名曰飛，字之曰鵬舉。還沒有彌月，恰遇着黃河決口，大水暴漲，房屋淹沒，母親姚氏，倉卒間沒有法想，忙抱他坐在大甕中，衝濤而下，隨水浮沈，因此沒有被水溺死。

武穆少時便負氣節，沉默寡言，資質聰敏，古今書籍，一讀便熟。更喜研究左氏春秋，和孫吳兵法，晝夜誦習，因為家貧不能點燈，他就在晝間捨得枯薪，以代晚上生火讀書之用。

武穆子學問之外，還精騎射，他是生而有神力的，沒到十六歲，便能引弓三百斤，腰弩八石，嘗從周同學射，一日，同名集許多人習射，自炫其能，連中三矢，他向着武穆說：「這樣才可以言射。」武穆聽了說：「我也來試試罷？」引弓一發，中了，再發，又中了，三發三中，同大驚，因此很愛他，以心愛的良弓爲贈，武穆愈加練習，能左右射。

未幾，同死了，武穆紀念他的老師，每逢朔望必去墳墓上致祭，酬酒瘞肉於地，用老師所贈的弓，連發三矢，他的父親屢次看他如此做作，便問他什麼意思？武穆答道：「這不領是老師教會我的，怎敢忘記呢；酒和肉是給老師享用，不忍又帶回自己吃去，」父親^注着他的背說道：「使汝異日得爲時用，莫不是要做殉國死義的臣子嗎？」武穆應道：「若大人許飛得^注以遺體報國家，何

事不敢爲！」於此可見武穆少年時候的志嚮了。



國難中的岳武穆

五

岳武穆的平內寇

南宋的初年，正是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，北方一個強敵，就是金人，先滅遼，進窺中原，攻陷汴京，勝去徽宗欽宗二帝，宋朝的江山，丟了一大半，國內又是羣盜滿山，和金人互相勾結。那時候的宋朝皇帝，是徽宗的第九子，名構，卽位於建康，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。

武穆起初在真定府路宣撫使劉韜部下，充當一名小隊長，那時相州地方，有兩個大盜，一名陶俊，一名賈進，攻剽縣鎮，殺掠居民，官軍屢敗，武穆率步騎二百，用奇計擒殺兩個盜魁，遣散他們餘黨。

武穆生在這個時代，有時候要去抵抗金人，有時候又要捍禦內寇，武穆每

次身先士卒，所戰皆捷，立下不少功勞，主將如劉鞏，宗澤，張所等都十分敬重他。武穆以爲內亂不平，必不能用全副的精神和力量去驅逐胡人，恢復中原，朝廷聚議，大家也贊成武穆的主張——先安內後攘外。那時候國內真是羣盜如毛，數幾個最強的罷：一個是金人封爲齊王的劉豫；一個是李成，佔據江淮一帶，聚衆三十多萬；一個是楊么佔據洞庭湖，連結水寨，聲勢很壯；此外湖北有張用，湖南有曹成，都彼此聯合，做那殺人越貨，擾亂地方的土匪勾當。

高宗元年，李成遣將馬進領兵犯洪州（現在的江西南昌），在城外西山，結下大營，聲勢非常利害，武穆以賊只顧前進，沒有後顧之慮，若用騎兵從生米渡，絕其後路，然後取一種包圍形勢，合力攻之，必可得志，武穆布置已定，乃披甲乘馬，潛出賊右，突然進攻，馬進大敗，逃走筠州，武穆乘勝進追，

馬進又收拾敗軍，重振旗鼓，布陣十五里，武穆預先安設伏兵，用紅纜爲旗，上刺一岳字，選二百騎，叫他們舉旗前進，賊軍見人少可犯，一經接觸，伏兵四起，大敗而走，武穆使人呼曰：「不從賊者坐，吾不殺汝。」令下賊兵坐地投降者八萬餘人。賊魁李成得馬進疊敗消息，從南康引兵十餘萬來，又被武穆殺得大敗，李成帶領殘兵，逃走湖北，歸附於巨盜張用。

李成與張用結合，又來擾江西，武穆知道張用是相人與他爲同鄉，乃遣使送書一封曉諭之曰：「吾與汝同里，今吾在此，欲戰則出，不戰則降，」張用讀了來書，果然率衆投降，於是江淮皆平。

李成見張用投降了，他還囂強，想圖最後的掙扎，不得已出走江西，經過湖湘，佔據了道賀二州。

當時宋朝皇帝命授武穆爲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，李成聽到這種消息，驚曰：「岳家軍又來矣，」忙把賊衆化整爲零，分幾路逃走，武穆不用一刀不發一矢，進了賀州境。部下捉一李成的偵探來獻，縛於帳下，武穆出帳調查兵士糧草，管糧官吏稟曰：糧食已盡，將如之何？」武穆假說道：「拔隊返茶陵再作計較罷。」忽瞥見敵探在旁，便裝作懊悔失言，頓足而入。偵探被放回，就將「岳家軍」糧食告盡，將返茶陵之事，走告李成，李成大喜，集衆預備次日反攻，武穆夜晚令軍士飽餐，深夜出陣襲擊之，李成大敗，望連州逃走，武穆遣其將張憲等追之，臨行戒之曰：「賊衆敗走，追而殺之，則脅從者可憫，縱之則復聚爲盜，今遣汝等追去，但殺其賊首，餘衆可招撫之，慎勿妄殺，」張憲等受命而去，李成走降於僞齊劉豫。

劉豫是一個賣國求榮的漢賊，受金人的封號，稱爲齊王，不知羞恥，見李成投奔，知可利用，一面勾通金人，遣李成做先導，裹合金兵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前來，連破襄陽，唐，鄧，隨，諸州，（今湖北境）及信陽軍。湖寇楊么，亦與劉豫勾約，預備順流而下，李成打算自江西陸行至兩浙，與楊么會合。

武穆看見敵焰梟張，情勢危急，乃奏救高宗皇帝：「爲恢復中原基本，今當先取襄陽等六郡，以除心腹之患，李成若遠遁，然後加兵湖湘，以殄羣盜，」高宗問計於趙鼎，鼎曰：「知上流利害者無如岳飛，」高宗卽下諭岳飛舉兵，武穆領軍望襄陽進發，渡江時，謂將士曰：「飛不擒賊，不涉此江。」

李成據襄陽迎戰，左臨襄江，武穆笑曰：「步兵利險阻，騎兵利平曠，李成左邊列騎兵於襄江岸上，右邊列步兵於平地，雖有衆十萬，其何能爲。」遂

吩咐將領王貴曰：「汝以長槍步卒，擊其騎兵。」又吩咐將領牛皋曰：「汝以騎兵，擊其步卒。」既戰，騎兵的戰馬盡被長槍殺斃，後騎皆被逼淹死於襄江河內。那邊的步兵亦死傷無數，李成黑夜逃亡，襄陽克復。

劉豫合金將李董之師，也被「岳家軍」殺敗而逃，於是湖廣江浙，皆得安定，武穆受封爲武昌郡開國侯，立功拜爵，人人嗟羨，這時候的武穆，才三十二歲。

高宗三年，金人勾通內寇曹成，攻東京，是利用以漢人殺漢人的計策，好坐收漁人之利。反賊曹成，果然被金人蠱惑，帶賊衆五十萬來犯，武穆部下僅有八百人，大家都說寡不敵衆，心裏害怕，不敢向前，武穆對部下說道：「我去殺他一陣。」左手挾弓，右手運矛，橫衝其陣，賊衆大亂，敗走。

高宗五年，武穆八日平楊么，這更是一件驚人的功勞，楊么原來是鼎州妖賊鍾相的餘黨，鍾相被官軍敗死，么便率領殘部佔據湖湘，那時還有數萬之衆，自稱楚王。武穆奉詔討賊，但部隊都是西北人，不習水戰，武穆曰：「兵何常，顧用之何如耳。」領兵至潭州，時朝廷大臣張浚也來潭都督軍事，有一個參政席益密告浚，謂武穆玩寇必敗。浚曰：「岳侯忠孝人也，兵有深機，胡可易言。」席益大慚，張浚剛預備回朝，武穆趨前請曰：「已有定畫，都督能小留，不八日可破賊。」浚初不相信，笑而許之。

武穆先遣使者持檄往湖中招楊么，說來奇怪，武穆的聲威，畢竟能屈伏賊兵。以前鼎州大守程昌，安撫使孟庾，李綱，他們先後遣使十七次招降，盡爲么所殺。這回所遣之使，知道從前的利害，便向武穆伏地叩頭曰：「節使遣某

，好似以肉喂餓虎，寧死於節使之前，不忍受逆賊辱。」武穆叱之曰：「吾遣汝，汝決不死。」使者捧檄前去，望見賊營，卽厲聲呼曰：「岳節使遣我來。」諸寨開門延使者入內，使者以檄投賊，賊奉檄欽頌，問岳節使安否？么部下將領黃佐等，相率投降。

楊么見部將多去投降，自己這是不服，他有幾百個船隻造得十分巧妙，不用帆艖，不用篙槳，在船下有一木輪激水前進，往來如飛。在船旁裝置撞竿，官軍的船，和他接近，一撞便破，船艙造得特別的高，取名爲望三州，和州載，五樓，九樓，大德山，小德山，大海鰐頭，小海鰐頭，等等。賊兵在船樓上發矢石，官軍仰面攻之，但見舟而不見人。王燮以數萬人討之，皆爲所敗。楊么便想恃這些船隻頑抗。誰不知武穆策略過人，他下令先伐君山之木，編爲大

筏，塞於港汊，又以腐木亂草，浮上流而下，擇水淺處，遣善罵者向賊船挑戰。一面罵，一面後退，引賊來追，賊船因湖水爲草木擁積，船輪不能轉動，欲前不前，武穆引兵出擊，賊知中計，急奔港中，欲尋出路，不料先有木筏阻塞，官軍張牛皮以蔽矢石，舉大木撞賊船，船盡被毀，楊么剛欲投水，被牛皋生擒斬首，賊衆盡降，武穆把老弱遣散，選少壯者從軍，果不出八日，滅此巨寇。



岳武穆的禦外侮

南宋時代的外患，就是金人的侵略，確是當時唯一的勁敵。武穆從王彥渡河，將至新鄉，（今湖北施南府）金兵聲勢赫赫，彥不敢再向前進，武穆獨引部下數百人，與金兵鏖戰，武穆身先士卒，奪得金人軍旗，部下爭告奮勇，進駐新鄉，夜屯兵於石門山下。忽傳金兵反攻，部下非常驚恐，武穆寢臥如常，金兵果不敢來；武穆因軍中無糧，向王彥乞糧又不許，於是領兵北進，自騎一馬當先，持丈八鐵槍，刺殺金酋，黑風大王，敵軍敗走，獲糧甚多。

武穆在宗澤部下，充一個留守司統制，宗澤既沒，杜充代宗澤爲東京留守，杜充甚畏金兵，想棄了東京，還到建康去。武穆爭勸道：「中原地尺寸不可

失，今一舉足，此地非我有，他日欲復取之，非十萬衆不可。」杜充不從，等杜充還建康，金兀朮來攻，杜充投降，部下沒有了主將，大家推武穆爲帥，武穆便自領一軍，去幹他殺敵救國的大事業，武穆的軍功，真是罄竹難書，現在說三個最關重要的戰績：

(一) 廣德之戰 兀朮引兵從建康到廣德，(今安徽廣德縣)殺了守臣周烈，就出獨松關，逼臨安府，高宗逃往甯波，金兀朮派精騎追趕，武穆便領了兵跟他們的後面，到了廣德，與金兵戰，六戰皆捷，擒了金將王權，俘獲甚衆，察其可用者，結以恩信，仍放其生還，令夜在敵營縱火，宋軍乘亂襲擊，金兵大敗，口呼：「岳爺爺」兀朮因此不能支持，引兵北還，改入江蘇境。兀朮攻常州(今江蘇武進縣)武穆先奉令移屯於此。與金兵遇，四戰皆捷，尾襲於鎮

江府東，又大勝，屍橫十五里。兀朮敗趨建康，武穆又先在牛首山設置伏兵，遣一百人，身穿黑衣，冒混金營中，金兵大驚，自相擊殺。金兵從此大敗，退到北方，議定把河南地方歸還宋朝，宋朝遂成偏安之局。

(二) 郾城之戰 武穆的意思，不就以偏安爲滿足，平日教練士卒，屯積錢糧，誓欲出師北伐，恢復中原。高宗紹興十年，金人背盟，又南下侵犯，東京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地方，兀朮到汴京，想整軍再進，高宗命武穆出兵抵禦；武穆於是會各路將帥，長驅以窺中原，駐兵於潁昌，兀朮也會集各路兵馬，要想和岳軍併力一戰，武穆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，分布要隘，以經略西京，汝，鄭，潁昌，陳，曹，光，蔡，諸郡（皆在今河南境）又命梁輿渡河，糾合忠義社，取河東北諸縣，又遣兵東援劉錡，西援郭浩，自己仍

留顯昌·宋室諸臣，都替武穆擔憂，武穆却毫不畏懼，命諸將分路出戰，自己領了軍馬，進駐郾城，與金人約期七月初八日會戰，兀朮合龍虎大王，蓋天大王，和偽昭武大將軍韓常的軍隊，來攻郾城，武穆調兵遣將，分路進攻，分配已定，更派他的兒子岳雲，領了背嵬馬軍，直貫敵陣·謂之曰：「必勝而後還，如不用命，吾先斬汝矣，」岳雲是武穆的長子，年十二即從軍，軍中呼爲「贏官」，每次出戰，手握兩鐵錐，重八十斤·這回岳雲揮錐殺賊，甲裳爲赤，勇不可當。

兀朮有勁軍，皆重鎧，貫以韋索，三人爲一聯，號「拐子馬」，又號「鐵浮圖」，每進一步，即以拒馬擁之，故可進不可退，自號「長勝軍」，宋軍不能當，從前確是打了不少的勝仗。這回更加擴充，以一萬五千騎來犯，諸將大

懼，武穆笑曰：「易耳」乃令步軍以麻扎刀入陣，勿仰視，但斫馬足，拗子馬本相聯合的，一馬被斫，二馬皆不能行，坐而待斃，武穆又親入敵陣，左右馳射，士氣大振，無不以一當百，岳軍所至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金人大敗，殺得敵人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兀朮大慟曰：「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勝，今已矣。」武穆語人曰：「某之士卒，真可用命，郾城之戰，人爲血人，馬爲血馬，無一人肯回顧者，復中原有日矣。」這真是吾漢族對外戰爭的最大紀念呀！

兀朮敗後，又補充軍力，再犯郾城，初十日，背嵬部將王綱，帶領五十騎出覘虜，與金兵遇，奮身先入，斬其大將，武穆時出視戰地，望見黃塵蔽天，部下欲稍待前進，武穆曰：「汝等封侯取賞之機，卽在此舉，豈可後時。」自以四十騎馳出，都訓練寧堅，扣馬諫曰：「相公爲國重臣，安危所係，奈何輕

敵！」武穆鞭擗堅手而揮之曰：「非汝所知。」乃突入賊陣，左右馳射，士氣百倍，金人大敗。

鄆城一再勝利，武穆謂岳雲曰：「敵犯鄆城，屢失利，必回鋒以攻穎昌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軍。」兀朮果以十萬騎犯穎昌，列陣十餘里，金鼓震天，城堞爲搖，敵勢甚盛，雲領騎兵八百，挺前決戰，步兵張左右翼而進，自辰至午，大敗敵軍，死者五千餘人，擒獲無數，兀朮狼狽遁去，從此武穆的威名，震動中外。

(三)朱仙鎮之戰 鄆城之戰，武穆大勝，乘勝進佔朱仙鎮，（離汴京四十五里爲四大鎮之一）兀朮又盡起汴京之兵十萬來戰；武穆按兵不動，僅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大破之；於是黃河以北，各地豪傑，紛紛響應，但望「岳家軍

「來，敵人勢力，真是一敗塗地。武穆也知道燕雲之人，久在痛苦中，人心思宋，乃密遣家將梁興渡河，敗金人於太行，破平陽府；又遣張橫敗金人於惠州，遣高岫魏浩破懷州，密令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，招納兩河忠義豪傑之士，河北盡呼梁興爲「梁小哥」。

金兵見大勢已去，人心浮動，部下多不受將帥約束，將帥亦無法，但曰：「不要輕舉妄動，俟「岳家軍」來，大家投降算了。」於是相率投降者很多，甚至金主之腹心禁衛，亦密受武穆旗牒，率其衆自北方來降，磁相關德澤踏晉絳汾濕（今山西河南境）諸地，皆揭旗反正，旗上書一岳字。自朱仙鎮大勝，武穆欲乘勝深入，兩河忠義之士，各各預備兵仗糧食，團結一致，等待武穆來會。父老百姓都挽車牽牛，爭輸糧食，餽贈「岳家軍」。金人所置守令，看見民心

向背，號令不行，也無可如何。兀朮想再募兵馬，以圖抵抗，但是無人應募，武穆大喜，對諸將道：「這回殺番人，直搗黃龍府（今奉天開原縣境）當與諸君痛飲耳！」他這種氣概，這種志願，無怪千載以下的人，還是欽仰拜服不置呢。



岳武穆班師受屈

武穆引殺敵兵，勢如破竹，痛飲黃龍府，恢復中原故土，本是意料中而很容易的事。可恨朝中奸臣秦檜力主和議，要畫淮河以北的地方給金人，且叫宋主稱臣於金，急令武穆班師，武穆以時機不可失，功虧一簣，忠心耿耿，上表力爭班師之命，秦檜必欲敗其事，乃先矯詔韓世忠，張俊，劉錡，楊沂中等，各歸原防，而後進言高宗謂武穆孤軍不可留，一日之中，發十二金字牌叫武穆班師，武穆以功在垂成，朝命又不可違，大息流淚，只得班師，父老人民，大失所望，都遮道痛哭；將士也十分憤激，勸武穆中止班師，向前進攻；武穆出詔書相示，都歎息憤恨不置。

武穆既班師回朝，知國事已無可爲，就力請解除兵權，歸隱田里。但是不到二年，金人又背盟南侵，高宗見事急了，下十七道聖諭促武穆出山，武穆應命而起，金人聞「岳家軍」又來，紛紛逃去，武穆正想再圖大舉，而朝廷又與金人議和，秦檜恨武穆不贊成和議，便誣他謀反，下之獄中，承審官何鑄審問武穆的時候，武穆也不分辯，袒開他的衣服，背上露出「精忠報國」四字，深入皮膚，相傳這是武穆少年時候所刺，表示他誓復圖仇的志願。何鑄表明武穆有功無罪，但是秦檜張俊等必欲殺武穆，千方羅織，罪名總不成立，後來秦檜竟用自己的命令，叫人在獄中把武穆殺死。時高宗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武穆年僅三十九歲。他兒子岳雲，也同時遭禍，並且沒收武穆的家產，放逐武穆的妻子李氏，真是千古的奇冤呀！孝宗即位，詔復武穆的官職，以禮改葬於西

湖葛嶺之下，又追封鄂王，至今西子湖畔，墓廟輝皇，墓前有鐵像二座，一爲秦檜，一爲秦檜的妻子王氏，見者莫不唾罵，或加溲溺；流芳遺臭，忠奸判然，廟前懸一副富有感慨的聯文是：「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鐵無辜鑄佞臣。」

國難中的岳武穆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

著者之版權
不許翻印

每册定價大洋壹角

編述者

元

善

發行者

江西省立圖書館

代售者

南昌各大書局

印刷者

南昌印記印刷所

